

# 组建国家数据局将给公益数字化带来哪些信号？

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今年两会期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中提到,我国将组建国家数据局。数据被重视的程度逐年增加,数字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组建国家数据局将会给公益行业带来哪些影响?是否可能改变目前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注入更为积极蓬勃的新兴力量?

对此,易善数据总裁陶泽认为:“国家数据局的组建,可能会对公益行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刺激公益数字化转型意识,另一方面会进一步推动公益数字化的进程。”

## 公益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

目前大部分公益机构并没有真正实现信息化和数字化。公益慈善活动大多依靠人工在线下进行,如活动签到、募捐动员、捐赠反馈等。数字化在公益行业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应用,公益机构对数字化转型投入比较保守,还处于观望状态。根据2021年腾讯基金会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19%的公益机构没有对数字化进行资金投入,47%的公益机构对数字化投入金额仅占募捐总额的1%。

尽管投入不多,但公益机构对数字化和数据共享的迫切需求早已显现。

“在5年前就已经有公益机构探讨数据共享并开始行动了。”据陶泽介绍,2018年,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之友基金会等13家公益基金会共同组建了环境资助者网络,目的是希望网络里的基金会都可以共享数据,例如工作计划、项目信息、受益群体信息等。

随着互联网工具的普及,公益机构也在提升工作效率,然而公益涉及领域广,普通线上办公软件并不能满足公益机构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公益项目执行效率。《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显示,近7成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迫切希望可以提升机构数字化程度,仍有46%的负责人表示不知道如何将数字化建设融入机构发展规划中。灵析公司是一家为公益行业提供数字化服务的机构,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郭润苗曾就这种情况表示,系统开发者、数字化服务商、机构负责人、传播官,人人都在讨论数字化,人人都有

标准,往往难以达成同频。

工具数字化的同时,更需要思维数字化。

“用数字化的思维去完成公益机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转型,一开始就要考虑未来。”陶泽告诉记者。

他还表示,公益机构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化是使用互联网工具来完成工作,而是一开始就要考虑用未来推动整个机构的科学决策。“先考虑需要一个怎样的数据结构,再倒推采集什么数据,利用什么采集工具。”陶泽指出,收集有价值的放入数据库,可以让一些中小机构或者尚无数字化技术的机构有机会进行弯道超车,更快进入公益数字化,享受其带来的红利。

目前,可查询到的官方公益数据平台是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平台只对公益机构的基本信息进行公开,对于项目经验,项目进程,和资金流向等信息,平台没有进行更详细地披露。

对此陶泽表示,如果公益行业可以认识到国家组建数据局是对数据资产的足够重视,让更多的公益机构进入到数字化大浪潮中来,将会对整个公益行业产生非常大的好处。“首先,公益的透明度能得到提升;其次,做公益的效率也能得到提高;最后,公益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会越来越多。”

## 缩小信息差 提高公益效率

由于掌握的资源不同,大公益机构和中小公益机构之间还存

在一定的“数字鸿沟”。大机构有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数字化的建设中,先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大量数据,而中小机构面临人财两缺的状况,在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缺少数据来源,转型时间更慢,大机构和中小型机构数据不互通,由此还产生了“数字孤岛”。

“我们希望未来成立国家数据局以后,公益机构之间的数字鸿沟能够更小一些。不要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机构太小,没有能力去掌握信息,而导致其执行公益项目时效率下降。”陶泽表示,相信在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有策略地推动公益行业的信息公开,在这样的顶层架构下,中小机构和个体也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陶泽向记者提到,目前传统公益行业还存在同一项目向多家资助者重复申请而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通过数据公开和共享,可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公益机构之间可以在对应的领域里共同制定战略计划,减少公益机构单打独斗的局面,从而帮助到更多的人。

而对于捐赠者来说,数据透明的公益机构更具公信力。有效的数据可以帮助捐赠者做出科学理性的判断,使捐赠资金高效投入到所需项目中,减少资金浪费。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曾表示,公信力是公益慈善组织生存发展的根本,透明度是公益慈善组织通向公信力的必经之路。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的

问题是:数据共享也会带来数据安全风险问题。对此陶泽认为,公开的数据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益机构依照相关法律必须公开的信息,这样的信息进行共享不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另一种是受益者信息,若公开则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因此公益机构未来在数字化推动进程中,还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来保护受益人的信息安全。

陶泽强调,公益机构要想完成数字化转型,在动力、资金和人才方面都还存在一定困难。公益机构数字化转型初期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中后期也需要资金、专业的人才和技术来维持机构数字化的持续运转,然而目前熟悉公益和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截至2019年底,可以为公益机构提供数字化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仅十余家。爱佑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丛志刚曾提到,公益行业普遍支付能力较弱,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公益行业,在提供数字化服务的商业机构看来不一定划算。《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显示,以政府、企业和基金会为主要资方的公益机构,数字化程度并不影响资金来源,类似的公益机构并没有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

资金和技术人才缺乏,动力不足等因素都延缓了公益数字化全面到来的时间。

“我对这个时间期待还是蛮保守的,估计还需要5—10年。短期内还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状态。”陶泽说道。

(据《华夏时报》)

## 开在儿童医院病房里的学校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有一所“彩虹湾病房学校”。虽然只有一间屋,每周只上一节课,学生也不固定,但学校有自己的顶层设计,来自19所学校的教师志愿者轮流前来授课。

这所设立于2016年、由上海市儿童医院与长风教育生态共同体联建的学校,初衷是帮助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时间接受治疗的孩子完成上学的心愿。而在这里上学的意义,也远远超过“学习”本身。

“彩虹湾”的课程都经过特别设计。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教师徐晓霞是彩虹湾病房学校教务员、常驻志愿者,也是从2016年开始参加项目的“元老级”人物。她告诉记者,学校刚成立时,教师志愿者成立教研组,设立了中文阅读、英语阅读、思维训练和DIY创意设计课,并面向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提供一对一课程。

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发现孩子们的年龄和身心状况差异比较大,不能按普通学校行政班的思路授课,逐渐摸索出了以绘本为载体、情境教学方式。为照顾患儿心理,教师还会采取语言、贴纸等方式加强对孩子的激励。

目前,参与项目的19所学校以共享文档的方式排课表,带来各校的特色校本课程,把知识、心理、思想和行为规范等内容传递给孩子。这学期的课程围绕“认识我自己”“我爱我的家”“我的祖国”“我和世界”“身边的科学”等主题展开,目的是引导孩子们加强对自我、家庭、人际关系、国家等的认识。

最新一期的课程主题是“我和我的小伙伴”,由上海市实验幼儿园的三位教师志愿者负责,带十几名孩子阅读绘本《笨拙的螃蟹》,并完成手工。

90后教师严一凡告诉记者,这是一次关于“发挥本领帮助别人”的绘本教学,如果在幼儿园内,主要进行语言活动,考虑到患儿们的身体状况和混龄的特点,教师们加入了“螃蟹操”内容,能让大家一起学一学、跳一跳。

在儿童医院,有的患儿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或因为身体状况无法参加,教师志愿者就会进入病房,为孩子单独上课。徐晓霞记得,有个六七岁的男孩看到病房学校的海报后很想参加,可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从儿童医院得知

男孩喜欢动手、想上理科课程后,她所在的学校找到了有特色的课程“乐高课”。后来,教师进入病房为男孩一对一上课,课后还把拼完的小鸭子乐高送给了男孩。

也有的孩子连续好几周参加课堂,家长与教师志愿者加微信、保持联系。徐晓霞曾帮助过一位从外地来上海治疗的孩子,当时孩子正处于“小升初”的年龄;后来,徐晓霞时不时在微信上解答孩子家长的问题,就升学、心理等方面予以帮助和指导。

医院社工说,“彩虹湾”给了孩子们感受校园、感受师生互动、与同学合作交流的机会,体会到社会的关心与善意,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一颗爱的种子。

有个9岁的孩子因为休学接受治疗,已经远离课堂很久,而现在他是“彩虹湾”的“头号粉丝”、志愿者教师的小助教,会在每次课程开始前帮老师一起邀请病房里的小病友。更重要的是,“彩虹湾”上课的形式和学校一样,这增加了家长们的治疗信心,相信自己的孩子在完成治疗后能顺利回归到原有的生活中去。

对所有参与服务的志愿者和



“彩虹湾病房学校”课堂上,教师志愿者带孩子们做手工

工作人员来说,病房里的孩子们让他们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不屈和爱的力量。疫情期间,尽管“彩虹湾”线下课程关闭了一段时间,但教师志愿者们参与服务的热情依旧高涨,为孩子录制了线上视频课。

截至2022年,“彩虹湾”已开设412堂线下课程志愿服务,有858人次教师志愿者加入,534人次医护志愿者参与,惠及患儿3752人次。

在徐晓霞看来,“彩虹湾”是

有温度、有质量、可持续并且可复制的公益项目。“我们有专业的教师提供专业的辅导,又是对方所需要的、真正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服务,是‘双向奔赴’的。教师下课后就近过来做1小时的志愿者,既充实、有成就感,又不至于负担太重,这样的模式值得推广。”

目前,上海已有不只一家医院借鉴“彩虹湾”的模式,联合医院附近的学校,探索医教结合公益项目。(据《中国青年报》)